四庫全書

史部

景定建康志卷三十一　　宋　周應合　撰

儒學志四

祀先賢

祠堂四所在府學與祀者二十六人

濂溪先生周元公　明道先生程純公

伊川先生程正公　晦庵先生朱文公

右四先生在大成殿東

丞相范忠宣公　丞相吕文穆公
一拂先生鄭介公　通判楊忠襄公
丞相周文忠公　南軒先生張宣公
勉齋先生黄文肅公　壹是先生吳正肅公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
右九位在大成殿西
太師魯國顔公　丞相李文定公
中書傅獻簡公　少保馬忠肅公

子唯恐傷之而無私意焉不知者病其柔也校官之不修豈累政皆無是心哉困於財計之督責安有餘力興滯補弊今令君為政三年無催科之虐而期會不虧又推常額之餘顯設黌舍焉匪特是也社稷之壇郡邑重事也正義之廟風化所繫也皆廢不葺撓秀清暉二水門所以固一邑之襟抱亦置不問今皆剏立一新矣孰謂柔寛不足為政哉皐陶敘九德首曰寛而栗柔而立成王告君陳曰寛而有制周官曰

以公滅私民其允懷今君之心其公也其栗其立其有制者也其為我記之愲衰遲屏居且文筆非所嫻習老病葢蕪塞奚足任此然身為邑民目其荒廢閔焉願其復起者有年矣今既樂李侯之能底於成又喜諸人之言為有理也故直為具述其意以諗来者俾時葺之勿使復壞焉侯名卞字茂卿巳丑鄭僑榜進士也慶元丁巳夏四月辛亥記

景定建康志卷三十

欽定四庫全書

景定建康志卷三十一　　宋　周應合　撰

儒學志四

祀先賢

祠堂四所在府學與祀者二十六人

濂溪先生周元公　　明道先生程純公

伊川先生程正公　　晦庵先生朱文公

右四先生在大成殿東

丞相范忠宣公　丞相吕文穆公

一拂先生鄭介公　通判楊忠襄公

丞相周文忠公　南軒先生張宣公

勉齋先生黄文肅公　壹是先生吴正肅公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

右九位在大成殿西

太師魯國顔公　丞相李文定公

中書傅獻簡公　少保馬忠肅公

樞密包孝肅公　尚書張忠定公
右六位在明德堂東
丞相趙忠簡公　丞相張忠獻公
丞相呂忠穆公　丞相陳正獻公
尚書黃公　樞密忠肅劉公
樞密丘公
右七位在明德堂西
府學祠堂初惟二所東祠明道先生蓋為道學之宗

而嘗主上元簿也西祠忠襄楊公盖嘗為建康倅而死節建炎者也淳祐中增立諸祠若濂溪則明道之師伊川則明道之弟晦庵南軒勉齋一是西山皆學宗程子而澤在斯民者也若丞相忠宣公以下皆嘗官於此而政教德澤有不可忘者也今學校月朔參禮春秋中丁釋菜皆為彜典惟明道忠襄二祠有記明道先生祠記資政殿大學士建安劉公珙居守建康之明年夏四月始立明道先生之祠於學而以書

走新安之婺源柢熹曰吾少讀程氏書則已知先生之道學德行寔繼孔孟不傳之統顧學之雖不能至而心鄉往之及來此邦屬邑有上元者先生少日宦遊處也考之書記均田塞隄及民之政為多脯龍折竿敎民之意亦備然問諸故老以稽其寔則兵革變故之餘風聲氣俗蓋已無復有傳者矣始至慨然即欲奉祠以致吾敬使此邦之為士者有以興於其學為吏者有以法于其治為民者有以不忘於其德不

幸歲適大祲救饑之事方急於今廼克遂其志以吾子之嘗誦其詩而讀其書也故願請文以記之旣而府學教授孫君鼒沈君宗説亦以書來申致公意且具道公始之所以焦勞而未及與今之所以暇豫而得為者其語詳焉熹發書喟然仰而歎曰尊賢尚德公之志則美矣旣富而教公之政則得矣屬筆於我公之意則勤矣雖然先生之學自其大者而言之則其所謂考諸前聖而不謬百世以俟後聖而不惑者

盖不待言而喻自其小者而言之則上元之政於先生之遠者大者又懼其末足以稱揚也吾何言哉於是伏而思之先生之學固高且遠矣然其教人之法循循有序而嘗病世之學者舍近求遠處下窺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焉則世之徒悦其大者有所不察也上元之政誠若狹而近矣然其言有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則其中之所存者又烏得以大小而議之哉區區不敏竊願以是承公

之命庶幾於公之志先生之學兩有補爲又惟公之忠言大慮既已效於朝廷今雖在外而其所以救災而弭患者又如此其汲汲也則於先生之所存必有深感而默契於中者矣其祠之也豈獨以致其尊賢尚德之意使民不忘而已哉若夫推公之志而以先生之所以教者敎其人使之從事於爲已愛人之寔而無空言躐等之弊是則孫沈二君之任也與二君勉旃熹於是其有望焉耳矣淳熙三年夏四月丙申

新安朱熹記嵩山黄銖書

忠襄楊公祠記予自督師召還凡六上乞骸之請寓建康待命府學教授陶君過余言曰昔者明道先生程純公以正學為諸儒倡郡國祠事之惟謹是邦先生之常簿正於上元也學故有祠熾也不佞嘗聞忠襄楊公通守是州日會金人大入杜充以宰相總諸道兵望風迎降自餘或辱或遯惟公自矢一死累與敵抗唾罵不絕口卒遭剖心之酷公朝義之易名忠

襄賜廟褒忠今百餘年記於麗牲之碑書於下堋之石赫赫乎其與日星儷明也熾也生長大江之東習聞其事今又稽諸志乘則公又嘗興校官宰溧陽有德於民士而學未有祠也不謂闕典歟於是即純公之祠之右繪楊公以致敬焉子為我識其事或以諗予曰二子匪其倫乎予曰儗人者以其道相似也禹稷顔回曾子子思窮達不相侔也去就不相似也而孟子同之此豈世俗所儗倫者乎夫學何為者也所

以志乎仁者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根於理者為仁義禮智之性禀於氣者為血肉口體之軀而心焉者理之會而氣之帥貫通古今錯綜人物莫不由之學焉則求以不失其本心使進退在我而富貴不可淫也使死生在我而威武不可屈也自夫學之不講非囿乎氣質之偏則奪於利害之私口欲味目欲色耳欲聲鼻欲臭此性也而不知命之有制居則求安矣食則求飽矣是心之體肫肫其仁充寔流貫可以參

天地可以為堯舜而安與飽之是求則小人之事未足為丈夫也以之為學則志於苟得安於小成矣以之居官則見得忘義見危幸免矣彼庸夫賤隷不足責也往往猶以一時之勇蹈仁義如康莊學士大夫學為何事顧以口耳之讀給取利禄為足所謂成巳成物則無與吾事焉斯不甚可耻乎跡二公之所遇雖異而其志於學歸於仁能不失其本心則後先一揆此尚可優劣乎俗流世壊邊禍方殷余嘉陶君之

為是舉也足以興衰立懦不失聖賢為己之意為識歲月公諱邦乂字希稷吉州吉水人以政和上舍生賜第云公之曾孫天麟今為提領建康户部酒庫所主管文字執奉常事惟謹公之澤深長矣端平三年十二月癸巳資政殿學士通議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宫臨卭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五百户食寔封三百户魏了翁記

先賢堂一所在府學東明道書院之西青溪之上馬公

光祖建立自周漢而下與祀者四十一人各有讚

至德讓王吴太伯初逃句曲山中

讚曰太伯之遠啓吴宇也其周之盛德耶顯哉丕謨承哉丕烈維天有成命匪躬之責委而去之川逝河决孔子不云乎可謂至德也已矣虞仲隐居季札守節斯其流芳遺烈歟郡以吴隷禮讓維則

越相國范蠡築越城在長干里

讚曰王降而覇覇降而彊於越入吴蠡謀用章有

屹斯城身退地荒治國往矣治家斯肥三積三散之
陶之齊唯殖貨是聞猗後人迷晉穀衛賜疇不並馳
於嗟乎通材而生不遇時

漢嚴先生子陵 光結廬溧水縣

讚曰子陵光武帝所共學也可與致四海之永康懷
仁輔義驕謂其狂客星去之庶斯言之入於帝心也
不忘使朝夕之與居將奴眎之以為常取秦苛而洗
之亦畧施行仁義不以勇力高皇帝曰非吾沛里中

三老則言而莫予起也至忠血誠共學同里亦有仁義而已矣仁義不施秦所以亡仁義既效漢所以昌後之學為仁義者尚東廬之可望

漢丞相忠武侯諸葛孔明亮往來說吳同伐曹操又勸孫權定都建業

讃曰戴天履地三綱五常孰闚漢鼎海内披猖草廬定猷天下大義踞虎蟠龍匪吳都是議同力絶操瞰嗷信誓髦蠟昭敓蜀不少延而已無魏矣盖炎興咸熙曽不閲歲大星可霣漢賊迄不兩立烈哉武侯之志

吳輔吳將軍婁文侯張子布 昭宅在長干道北近宅有張侯橋

讚曰於昭婁侯颺其英風左右孫氏恩激義從身總武文聲振北南策曰仲父匪齊斯今侃侃遺直老臣之心忤不物避動不已為塞門焚廬固知其不坐而斃也堅卧固拒固知其不可得而縶也人欲殺而超然浩乎莫闚其際也長干之北淮水之東遺音琅琅張侯之宮

吳將軍南郡太守周公瑾 瑜 周郎橋在句容縣

讚曰天壤之間何得生此瞞横猒羣雄狂挾至尊謀者如雨鬬者如雲破荆州下江陵驕心盛氣眇一世而莫之京烈燄燒江蛟鼉鯨驚乃不得志而去裂寓縣而三分曽不識天之絶姦宄而扶命義猶朶頥而迄自焚於戲易於漢鼎難于赤壁公瑾之勲徒手而立人極度秣陵一湖孰湯湯斯流千載芳躅

吴侍中尚書僕射是子羽儀宅在西明門

讚曰賢者能變俗俗烏得而變之人之生也直於子

羽乎見之姦雄用世便儇盈庭清恪貞素失心而行能使其君信之望大宅而知其不為衆排發其交徧獨長喙之無可施衆畏旣以誣人獨刀鋸在頸而不移羌一正以自守紛百邪而無疑彊為善而已矣未嘗諉之於時

晉太保睢陵公王休徵祥墓在江寧化城寺北

讃曰甚哉孝之大也巍巍元公望於魏朝晉廷所宗得天年之高極人爵之崇而百世至行乃獨家傳而

人誦之莫潛匪魚莫飛匪雀胡為乎來哉于水于幕
因堅西芒示我有覺維齊未年維梁阮孝緒維唐張
常洧豢芝異免闕地致蔆鹿寤其所洵美此都册無
絶史孰移愛敬孰悖德禮樹之風聲大變楷模

晉平西將軍孝侯周子隱處子隱臺在鹿苑寺
讃曰遷善改過在易之益如雷其迅如風其疾當其
未改塊礫瓦石及其既遷金錫圭璧烈烈孝侯折節
詩書昔燕趙之靡今鄒魯之儒方寸既改羣動皆新

虎可搏是故竭力於其親蛟可僇是故死國而忘其身未見剛者嗟時之人

晉太傅丞相始興文獻公王茂弘導宅在烏衣巷

讃曰江左權輿始興經營無晉而有晉挈三世於嗣興百爾倥偬鎮以一静雖日不暇給而汔可庶定人亦有言今之吏吾九合一匡能志北方之圖力足以為晶足以施豈不翌宣囏哉惟時委一世而清談嗚呼悕矣

晉太尉大司馬長沙桓公陶士行侃事見石頭城

讃曰堂堂陶公一代重臣作鎮於遠赫赫厥聲咸和階厲宸居震驚蹯氛盪充四海一人孰急而求盟哉太真義戈所指磔梟尸鯨凡此戎公於躬取必孰揮匪麾而百斯兕孰愒匪時而分斯惜逈乎清髙國爾何益凡百君子惟忠惟寔

晉侍中驃騎將軍忠貞公卞望之壼忠烈廟在冶城南

讃曰望之巖巖立朝正色獨謝閑泰寧鄙吝之執以

我斷裁納世軌則見危授命之死靡忒然後可以得此心之正而盡為臣之職矣惟忠惟孝其本則一從者二子遺廟翼翼

晉太傅廬陵文靖公謝安石 安宅在烏衣巷口

讃曰建元而後事異敉謐海內之望孰先安石緊望所在舉國倚之其處也不翅伯夷其出也人以茂弘比之是以從容宴衎悉就條理內杜窺窬之奸外挫吞噬之志雖晉室而既卑矣抑亦差彊人意雅道崇

崇清言娓娓其人甚遠其室則邇

晉車騎將軍獻武公謝幼度玄別墅在土山下

讃曰北方之彊誰謂莫當南方之彊輒曰非所長莫衆百萬莫劇一秦震蕩𧺝揚氣無江瀆奕奕芝玉矢擒是承婉婉衣冠豹狼是嬰乃一蹴而走之風鶴作氣草木為兵維南有人北無勍

晉右將軍會稽内史王逸少羲之事見冶城樓

讃曰逸少精蘊浮於盛名人曰出處時之重輕維廊

廟非心營綜攸叙悉置分表根立埶舉志付治城遐想高世世競高大曰積小以致世尚輕薄曰重厚遜退決誓二尊敻絶羣辟可謂出其類拔其萃矣雲游龍騖聿冠古今併為一談知予心哉

晉中領軍光禄大夫吴處默隐之茅屋故基在城東

讃曰處默其清矣乎其在晉陵小君行薪其還番禺投鄉海濵勺貪泉而不疑或謂余之矯情紡績以為食而有不給布以為衣而猶不完覲細故於平日亦

足以驗其所安此非自致其心於親不有其躬於凡者耶至行之重外物之輕茅屋可朽名不可泯

宋徵君雷仲倫次宗開館雞籠山號北學

讚曰自古有國建學立師雖時之搶攘胡能已之元嘉岌岌雞山業業儒館揭揭學徒業業西巖之下廸我貴游易術華林禮待數優聘幣可為國有矜式興於文風可以觀德

齊貞簡先生劉子珪𪩘居檀橋

讚曰人而無學訖顓蒙學而無師安適從舉舉下席衿佩同師誰敢名青溪翁青溪至行神明通靡指跨足萃厥躬屋壁偶墜閨房空去来眡此鴝鵒踪誼以方直徹主聽嘉爾惟孝移惟忠範橅不在言義中如其天道得所宗百世可起鄒魯風

齊諸王侍讀陶通明弘景居茅山

讚曰人生天地間乃為天地心超然出人羣人紀身所任況陞朱邸僚鄉用方駸駸胡然薄神虎勇往投

冠篸朝駕違市朝暮影栖山林奈何天所令生意

彌冲襟礌落事觚翰洪纖注魚禽要令舉世人不有

微疴侵白雲自怡悅秉志非幽尋道術喟分裂僊佛

紛浸淫徵陶撼句曲佞誌傾鍾岑皇皇周孔教萬古

開黎黔

梁昭明太子蕭德施統書臺在定林寺後

讃曰粤若古初丕昭人文降魏及晋辭華紛綸習尚

流傳名譽著聞衆作漫漶獨擅遐倫此其膏馥之餘

沛然翰墨之觔矣儲闈烝哉文士萃止仁孝至性寛
惠濟美必也師式聖賢根本義理則其能事何止辭
林文圃而已哉陟彼北峰高臺既平草根木杪誦絃
之聲

唐太師刑部尚書魯公顔清臣真卿昇州刺史

讃曰嗚呼魯公大節孤忠公不知小人小人寔知公
其直諫也決知其不朋我姦其出使也逆知其不生
還公則曰人心無路見時事只天知唯義所在自處

不疑於時相傳不死而僊豈曰茫昧理寔昭然以秋霜烈日之氣不為列星固當游行乎人間彼小人者宇宙雖廣何所容其身未先朝露已為游塵嗚呼公雖不知天則知小人矣

唐翰林供奉李太白白往來金陵具載本集

讚曰天地英靈之氣曠千載而幾人恍天僊之下墮驂雲霧而絶風塵以匹夫而動九重乃供奉乎翰林將國論其與閨闥之奚兒女子之云云盖其抱負覇王

之畧或庶幾乎少伸手携郭令公足躡賀季真至於奉珪印以贖之有以信志業之等倫豈為其道骨之可蛻詩思之不羣耶鬱鬱此山悠悠大川公不来游今五百年

唐山南西道節度忝謀孟東野郊溧陽尉

讃曰擾擾今人中貞曜心獨古披搜三百篇頓挫五七語其中春草心浩蕩報慈母原道接聖傳當時一韓愈駈蛩互前後雲龍相上下永懐絜其長疇若視

所與一尉何荒涼千年仰清苦

南唐司徒致仕李致堯建勳賜號鍾山公

讚曰嗚呼知時之不可為而不之為者其致堯乎身都顯榮年盛望高審時命之固然指鍾山而逍遥菅臺度榭負杖曳履既信桃花亦訂流水豈如它人去而復來汔以自全其君子哉

南唐内史舍人潘𨶳佑見江南録

讚曰嗚呼知時之不可為而猶為之者其滎陽乎斯

時何時于理于疆衆假息於沸鼎獨憂深而謀長遇

主於闇通國若狂同舟覆矣呌號倉皇風雨如晦雞

鳴不已蹈死疾邪允矣君子

樞密使濟陽武惠王曹國華彬 開寶昇州行營統帥

讚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守位曰仁定天下而

一之曰不嗜殺人恭惟藝祖肇造區夏憝我六師

予誓告女鼓我元氣入彼蜀都爰處其宇以莫不

按堵顒若江南奚獨後予同德惟臣不疾其驅衆志

允諧我病我蘇主窮既俘民誅用逋弢我兵械完其體膚功著不殺慶衍且餘設枑列戟騂旄鴻樞斑板櫑具金佗玉魚子孫孫子盛哉猗歟貪殘之家視斯何如

尚書忠定公張復之詠祥符知昇州再任

讚曰承平之盛好是正直剛大之氣鍾為英特惟乖與崖自讚其德薦揚下逮於乖驛彈擊不避於貴弼不汲汲以規進寧皇皇乎外服扱茶植桑崇本務而

抑末衍化賊為民廣道德而息兵革惟姦是鉏愛也
咸之克如嬰之慕去也留之力江東父老至今誦公
之績也賦人聲之唱應問公事之陰陽其得於希夷
者深矣彼學侶何能窺其豪芒

中丞恭惠公李幼幾及淳化昇州觀察推官

讃曰謹繩度飭簠簋昔人以為常今人以為異忘軒
冕禮丘園昔人以為易今人以為難惟公立朝發軔
此府惟公姱節不間細故其清修貫表裏其謹厚亘

終始作之斯興誰無是心道其所趨何古非今悔官下之買書可以愧貪夫屛輿從於林麓可以厚薄俗

樞密孝肅公包希仁拯天聖知江寧府

讃曰孔門四科尤重政事豈其冉季而曰俗吏惟孝肅所至民物吐氣直榦必棟精鋼詎鉤磊落平生斯言卒讎蜚英鄉者鋭先推賢致養親闈寧不調官行通乎神明氣塞乎天淵朝端憚其嚴毅邦計仗其榦旋京師偉其彈壓牧伯赫其旬宣迅一時之剖決紛

萬口之流傳民到於今姓而爵之今之從政者尚矩
矱之

丞相忠宣公范堯夫純仁治平江東運判

讃曰偉哉忠宣炳炳論奏旣獨異於熈寧不茍同於
元祐務審處而緩圖庶志成而業就迹其踐行乎六
經融液乎忠恕謂避好名之嫌則無為善之路雖再
相之弗及曽不改於厥度彼惎間之不已又奚掩其
終譽憧憧世道悠悠我思肅肅瞻儀匪計臣是私

宗正寺丞純公程伯淳 題 嘉祐上元主簿

讃曰天運有開宋德聿隆河洛之傳洙泗攸同天理之妙和氣之融不言而化盎如春風惟此仕國既興書堂式開我人敘于烝嘗

監安上門鄭介夫 俠 清凉寺有祠

讃曰昔神祖之在宥也思躋世乎五三緊時宰之責成陋漢唐而不談動色於一堂之上曰天下已治安矣猗一介臣不畀抱關流離之子携飢扶寒乃作繪

以上之徹隱伏於天顔方附和而壅塞羌獨犯其至
難皇心為之始悟抑亦少障乎狂瀾葉飄風其一身
惟忘君之可慚游從之地故在官職之誘何甘彼美
人兮嗚呼噫嘻

少師龍圖學士文靖公楊中立時嘗家溧陽

讃曰龜山先生德盛道尊一世之望靈光獨存立乎
本朝士曰展季倡明斯學統則有繼衣冠之南公亦
溧陽毋薄溧陽君子之鄉

叅政莊簡公李泰發光 紹興宣撫使

讃曰帝王所宅東南都會外連江淮内控湖海於焉作京忠憤義慷皇帝若曰疇順予采光拜稽首見士不怠千乘萬騎是能處之百司庶府是能宇之岧嶢帝闕秦淮縈之駢闐天邑鍾阜承之鑾輿來止嘉汝成之相此其都萬世之義不此其都權奸之計直前激烈疾視附和亟其投艱無所逃慝能畀之遐荒不能使之心不王室能毒之荷械不能使之口不讀易

嗚呼忠矣

太師丞相魏國忠獻公張德遠浚

贊曰思陵幸鄞魏公揔戎大勲未集大義已明表著

天心扶持人紀人類得别於禽獸中土不陷於淪胥

者惟公是恃臣之事君無所逃於天地成敗利鈍是

不足計由今觀之地割矣而搏噬不能有兵解矣而

跳梁不能久則謏慝之夫徒能畏雔賣國以蠱壞人

心使公不得遂其志志則未已凛凛生氣

紹興留守都督

秘閣忠襄公楊希稷邦乂建炎知溧陽縣遷通判

讃曰公長於縣敵至則戰進貳於郡我心不轉小土寡民力猶能兵兊氛壓城勢則弗勝此趙氏之鬼也敵安得而生之褒忠表祠忠襄易名惟國之恩匪公之榮

太師丞相雍國忠肅公虞彬文允文紹興督

讃曰金石不可入而誠可使之開鬼神不可詰而人可使之泣偉哉雍公顯於采石一呼而作三軍一瞬

而摧大敵方時談兵者滿朝廷握兵者徧疆埸固嘗
裨廟算獻戎捷而江上之師莫適為主畫一策發一
矢猝無及也幕府非專征書生非健卒來謂斯何戰
豈其職而乃片言禍福交手爵帛人百其勇齊心併
力覆前至之舟掃先登之迹刑馬之歃徒腥投鞭之
望頓失十萬之強寇如披渠酋之金甲如撻儌此之
役安得不踰年而敵就殛也既登象繪既太廟食功
載不刊我祀事匕歟

太師徽國文公朱元晦熹淳熙除江東轉運

讚曰洙泗百年而孟子作濂伊百年而朱子生元氣之會應期而興筆削千古闡明六經精其知閗力其踐行玉振金聲集於大成在一郡必達在一道必達亦足以發在天下必達在後世必達必来取法

安撫殿撰宣公張敬夫栻督府機宜文字

讚曰宗於顯道泝于仁仲聞道甚早求仁甚勇知行並進義利剖分蜕人欲之蟬融天理之春得尚乎明

君不少貸乎小人夙教思於家庭竟賁志於中原聖
謨洋洋於今如存

太師正肅公吳勝之 柔勝 生於金陵

讚曰正肅得師達於有政畿幙荆軺廩發饑振朝曰
汝擅毗曰生我尸而祝之有永無墮可禁者學不可
禁者心天監厥德及物也深何以報之在其後人

太師叅政文忠公真希元 德秀 嘉定江東運使

讚曰孔孟之國家書戶詩先進風行後進景隨遠逮

於漢班班諸儒豈無他邦猶多魯邾惟西山公鄰夫子墻有聞斯道悔其辭章著書滿家黜霸崇王非不逢辰既登四輔利用存身卷懐衆甫纍絲所經衢壅塗塞愛人之政後人之則

右讃各刻於祠位之下馬公之建是祠也議位序若定為四十二人公之大父野亭先生與馬公曰野亭自有祠漕司矣此不必列盖不欲私其祖也今祠位尚虛其一後之君子當有列野亭于此祠以備其缺者矣

青溪先賢堂記公卿大夫士可祠三道一徳一功一

金陵帝王州上下數千年間有道有徳有功者相望何吳晋之臣此皆有祠而他代闕焉開慶元年秋資政殿學士大制帥馬公昉祠先賢青溪最勝處凡生於斯任於斯居且游於斯而道徳功可祠於斯者自我朝上泝漢周列位四十有一取於吳晋僅十有一遐亦邈矣先是寳祐丁巳公以太常伯任留鑰建江閫政通俗阜教民靡不勤章往勸來是祠所繇作屬前宗學諭馮君去非定其可祠者而為之讃會上諜

荆帥趣公易鎮祠事迄未備越一年進視四輔拊甘
棠而臨之凡前志未畢者是究是圖祠乃成八月壬
辰舍菜成禮會弁如星列古先民洋洋如在景行行
止克廣徳心客有賦者曰吴鑿青溪千二百年九曲
縈紆七橋蜿蜒鳴雞射雉荒亡流連覶䏧明之宫衔
樂游之苑宣尾廟改青衣祠蔵此溪之所以堙而流
之尼於遠也今揭虔妥靈聖賢其居令聞廣譽黼黻
其書俎豆草管絃之靡聲教滌宴游之娱此溪之所

以濬而澤萬年之留都也公謂客曰子徒識青溪之攺視易聽而不知我朝之度越前代也盍觀之是祠乎清莫如子陵而隱之致尭其流也忠莫如清臣而子布子羽其儔也休徵之孝望之之節子隱之勇内史之介逸少之雅仲倫子珪德施太白東野之文皆可以言德而未若大伯之為至明哲則陶朱公蟄暇則茂弘安石英邁則士行公瑾幼度皆可以言功未若孔明之為盛我宋諸賢功德兼之武惠士行也忠

獻茂弘也忠襄望之也忠定孝肅清臣也介公滎陽之隣也忠宣其謝安乎正肅其子羽乎恭惠致尭之儔乎莊簡忠肅公瑾之亞乎至若河南純公龜山文靖公南軒宣公紫陽文公西山文忠公皆以道鳴者則漢而下所未有也而皆萃於吾宋孔孟而後道不在兹乎有道者必有德必有功而功之不究或繫乎時苟不至德無以為道本也重道德而輕功業人將知體而不知用崇功業而遺道德人將知流而不知

源吴祠所重在功而道德之意薄晋祠或功或德道則未聞也古今並祠三者始備大學之道在明德新民止於至善曾子發至善之傳曰君子賢其賢親其親小人樂其樂利其利所以沒世不忘也是祠之作因其不可忘而思其所可學某也道某也德某也功勉而進之三者全則至二則次一亦不失於令名社稷生民終將賴之二三子其有志於斯乎客曰大哉新民之賜抑以得公尚友之志公命記之并刻迎享

送神之辭使民歌之其辭曰長江兮淙淙踞虎兮蟠龍秀君英兮禮樂覽千古兮焉窮賽誰留兮青溪穆將愉兮壽宫思至德兮肇蒼姬避聖嗣兮興句吳竟長干兮遊五湖燿客星兮隱東廬坐很石兮定吳都懷仲父兮秦淮隅燎赤壁兮偉壯圖憶尚書兮西明居孝感兮氷魚鹿苑兮儒書起烏衣兮見夷吾運百甓兮㤮宏概忠孝兮父子將相兮叔姪登治城兮想高世酌貪泉兮徒四壁興文兮雷劉著書兮陶蕭大

節兮霜凛凛謫仙兮風飄飄雲龍上下兮東野桃花
流水兮致尭肆榮陽兮忠憤相先民兮迨迨天昌宋
兮將有曹平江南兮斧不膏德垂崖兮桑本褒美中
丞兮蓉幕高神明兮待制忠恕兮膚使春風兮壽元
氣圖繪兮田天意出師門兮道與南建留都兮垂萬
世仗征鉞兮江無波死封疆兮人知義采石兮功之
奇紫陽兮道之繼佐乃翁兮南軒開厥後兮壹是澤
斯民兮西山儼元凱兮是似庇管鑰兮北門思尚友

兮古人建芳馨兮堂廡合荃芷兮盈庭媚秋風兮桂枝繚荷屋兮杜蘅薦菊兮寒泉采藻兮落成浴蘭湯兮沐華望美人兮並迎芳菲菲兮滿堂靈之來兮如雲聊逍遥兮容與集琳琅兮鏘鳴吉日兮辰良蕙蒸兮椒漿元勲兮鉅德日月兮齊光介民兮景福昭昭兮未央高山兮景行千秋兮難忘諸氏名行事各具本讃不復書公名先祖字寔夫金華人受道西山後學稱裕齋先生云承直郎宜差充江南東路安撫使

司幹辦公事兼明道書院山長周應合記文林郎宜差充江南東路安撫使司幹辦公事趙與輈書從事郎特差充沿江制置大使司主管機宜文字徐道隆篆額

轉運司祠堂三所建立歲月各有記

丞相忠宣范公祠

忠宣祠堂記治平之元忠宣范公為江東轉運判官賦籌思亭詩有曰致誠通造化審慮敵權衡境寂居

忘倦心虚照自明石刻至今猶存嘉定八年春起居舍人建安真侯希元恪共使事慕忠宣之賢且愛其詩之旨趣深長也廼於兹堂之西剏一室繪公像而敬祠之又采詩中語更所謂激揚亭者曰虚明而堂之名雙槐者易之曰忠宣顧瞻之間先賢在目高山仰止之意須臾不忘其深有契於心者耶夫君子之所為當以三代而上人物為的不當以兩漢而下人物自安盖三代而上士大夫朝夕所從事者不越於

此心毫髮有差痛自懲艾學日進德日充中立而不倚全體渾然不可以一善名故繇漢而後雖英才間出未有能入其域者我朝人物之盛幾於古矣迨元祐間正人森列而忠宣之德之懿良可仰焉忠宣之論事也慷慨奮發知無不言若濮邸之不當稱親法度之不可變邊隙之不可開皆切於時病屢進而屢黜故天下稱之曰正人然蔡確之遠謫則以為太過章惇鄧綰之獲辠亦為之救解忠宣固非朋姦者而

委曲如是其志念深矣語所謂君子不器中庸所謂
焉有所倚迺平昔之規模也當是時人才非不衆多
忠鯁敢言者非不可喜然中正無偏求如忠宣者寔
鮮此無他忠宣從事於此心心本不偏制行而原於
心斯不偏矣嘗稱孔子之言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
直以為舉用正直邪枉可化而為善何必分辨黨人
有傷仁化深乎深乎議論持平不為矯亢使其志常
伸其言盡用豈有異時讎復之慨哉三復籌思之詩

發揮此心至精至切君子以是知忠宣之所存盖以三代而上人物為的也起居正色立朝有德有言名重當世而獨於忠宣起敬如此亦足以占其所存矣忠宣之帥環慶也畢力救荒不俟奏報而起居之邮民也亦然屢請於朝施恵甚博亦有不待報者此又愛民皆原於心所以不謀而同也嗚呼賢哉嘉定元年五月既望朝散郎試祕書監兼國子祭酒兼國史院編修官兼實録院檢討官兼崇政殿説書袁燮記

參政文忠真公祠 徐公鹿卿始立附于忠宣范公祠馬公光祖特建今祠

文忠祠堂記聖上改元淳祐之歲真公之薨七年矣先是江東大饑死徙相望民之被賜未有加於嘉定乙亥者其德而思之也莫不然鶴山魏公記公行事而江東荒政乃不及録南昌徐公鹿卿推求其故以為闕典方治平間范忠宣公寔典漕事真公嗣堂名曰忠宣繪像其中以示景行至是徐公奉之同室共祀以慰其民無窮之思則移書宗學博士黄君自然

求君所行以補遺文之闕黄君曰自然於真公為友
而知公最詳無若王遂且於救荒本末嘗與聞之以
謟後人宜無不可時徐公移浙東憲以書戒遂曰吾
行有日矣子必無辭遂遜謝不敢當然其時為淮西
總所幹官職事之閒得以竊聞真公與李公道傳濟
人之政真公治金陵而行乎太平廣徳李公治池而
及乎宣徽皆以身當其勞而分之幕府遂之心有以
知真公之心用敢不辭而為之記初公涉三館侍螭

蚴入玉堂詞章炳蔚聞於宫禁論事上前皆本仁義皆闗君德治體皆切於君子小人之辨使北不達則益明復讎雪耻之義中外想聞其風采守泉南帥豫章長沙三山惠民平盜皆有善政外夷讋服天下唯恐其不入相更化立朝發明大學得失與盛衰治亂存亡之義上為詔讀校文入奏上意懽然接納將舉國而聽之而公甏矣宜乎狹歛一道論述一政毋乃憂其末而忌其本舉其小而遺其大𢧐是不然江東

始旱公有憂色合本道義倉及轉般米數十萬斛而
厚其積因户部罷夏税之請以蠲其征取郡縣官及
寓公之賢以衆其寔大家勿勸分貧者糴之者濟巳
甚者輦粟賜之病者載藥與之本之以河北救灾之
議行之以青州之政櫛風沐雨遍走二郡不足則開
寄納倉出官錢糴之吴中又不足則以翰苑槖中金
益之不忍留都之不及則發私財以賑贍之訖事民
益急則轉糴為濟廣德守臣附會時好劾教官以聞

公引咎以白其寃值旱軋禱雨白鷺洲人見其對越
歲迄以稔告衷公甫筆其事為録非特此也推本主
上之仁一似仁祖而羣臣般樂怠傲不異政宣者十
事語意剴切人之所以心服者豈有他哉仁與誠一
故也則民之思之也豈偶然乎哉徐公之祀之也亦
豈徒然乎哉文正忠宣有王佐氣象識者猶恨其不
同周程之學公居遷陽後於文公之没矣居七年盡
讀考亭諸書發揮天理人心之妙蓋有及門而不盡

得者誠意寔德豈一日之力哉宜乎公之自托於忠宣也方真公立祠時求記於潔齋袁公又求之漫塘劉公二公之所稱若不類元祐氣象者由今觀之先生大人之所立大矣豈區區拘剪繩墨之所能及哉徐公在朝列數進危言杖節西江綱紀大振嘗請於朝乞緡錢百萬以助羅穀援真公以言朝廷為撥祠牒下倉司以備救贍若與真公之政相後先者夫真范相去百有餘年徐公之於真公亦越二十有七載

非前有所附麗後有所歆羡也道未必同而心則一也一者何盡其心即盡其天也子思曰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孟子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詩書格言孔孟遺論遷陽之學南昌之教為有本矣後之學者其可不務於斯是歲八月寒露日朝散大夫顯謨閣待制知寧國軍府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使王遂記并書奉議郎守秘書丞兼權屯田郎官黄自然篆額

寶祐二年馬公光祖兼持漕節始至謁范忠宣真文忠二公祠僻隘弗稱文忠公寔公所師而忠宣公又文忠公所嘗祠也思以揭虔妥靈瞻前景行乃重建祠於籌思堂之西偏以二公並祠焉視舊宏邃祠庭嚴肅蒸嘗惟時公自為文以告二公告忠宣公文曰

維寶祐二年歲次甲寅十一月庚子朔初三日壬寅中奉大夫守司農卿總領淮西江東軍馬錢糧專一報發御前軍馬文字兼提領措置屯田時暫兼權江東轉運使司事借紫馬光祖敢昭告於大丞相范忠宣公先祖惟世所難得者才才所難得者時治平一代盛時也江左遼在南服觀風之任必惟其人公以

名世領漕事吏化其瘝民懐其徳凡所以培植相業以開元祐之盛者寔發源于此故節義凛凛至今與龍盤虎踞相為凌厲尸而祝之以風後人宜也而偏隅陋宇適所以彰司存之不敬竭来共職躋公堂目公像所謂堂堂嶷嶷為砥柱為虚舟如曽文昭公所銘者儼然猶存是不可不起敬起慕于數百載之下也用徹而新之以表前人之心以厲後人之業以昭太平人物之盛敢因告成以寫其志惟公其鑒之尚

饗

告文忠公文曰

維寳祐二年歲次甲寅十一月庚子朔初三日壬寅門人中奉大夫守司農卿總領淮西江東軍馬錢糧專一報發御前軍馬文字兼提領措置屯田時暫兼權江東轉運使司事借紫馬光祖敢昭告於大叅真文忠公先生光祖幼志于道年十四五時誦先生救楮疏已願執經造弟子列既冠為新喻簿先生寔帥洪都嘗以文字求質正會先生以憂去未暇也及宰餘干始獲登先

生之門心經政經文章正宗夜氣箴裕齋詩皆為光祖作先生之望光祖深矣期光祖厚矣今以總攝漕先生棠陰在馬流風善政其隱然於人心者垂五十年如一日尸而祝之以與忠宣范公並祠宜也而頹垣敗宇卑陋弗稱光祖祇欵之餘既求先生之遺跡而遵行之而保守之乃相彼爽塏闢舊而新緫自今事君臨民行已援物不以先生之心為心者有如大江雖然豈特光祖也哉後之為使者目遺像之儼然其尚知所矜式夫祇奉之初不敢不告尚饗

上梁文

伏以此地百五十年有兩福星之臨照後天數十萬載同一北斗之瞻依可無松楠之新以寓俎豆之薦矧踞虎蟠龍之形勝有偉故都而服牛乘馬之轉輸寔為重寄於皇明代閒生大儒在治平則忠宣范公持蕩節而來于嘉定則文忠真公奉板輿而至浴諏一道先後同心倚柳吟詩念念羣黎之休戚發棠賑歎熙熙九郡之歌謠雖異時天下蒼生均

蒙利澤至今日江東遺老尤慕髙風趾其堂則如見其人懐其道不獨祠其像奉使總領提領運使大卿禮樂膚使文章正宗一則遐想於範模一則親傳於衣缽每于退食自公之暇輒哦景行行止之詩摩挲辟記之未漫彷彿梧姿之如在蒼苔綠水嘆偪仄於舊祠青戶紅窗爰恢張于新址式昭丏敬用妥厥靈未須迎送有歌如羅池之祀柳子厚庶幾飲食必祝若潮人之事韓昌黎肇舉脩梁敬陳韻語東日擁金盤上碧空咫尺瞻棠蹤跡在如親霽月與春風西貫索星沉太白低廪廪胷中兵甲在喚回前哲掃鯨鯢南薰風晝永度晴嵐二老九京如可作杯茶演易到芝函北沙漠浩茫雲似墨風雲天險界長江千古丹忠思報國上台斗森森羅一望對越蒼穹無媿心仰止前賢皆好樣下燕雀爭先来賀廈東南學子皆辦鄰如水朝宗長不舍伏願上梁以后道脉之壽無窮人心之趨益正須知叅政宰相元自此而推之箇般

好樣監司深有望於来者

太子少師野亭馬公祠

野亭祠堂記理在天下惟公平可以服人心惟忠孝可以揚先志歷世千百猶一日也盖作善降祥時廼天道而芾棠之思必有感於中者為之夫豈偶然也哉惟我聖朝以仁立國以忠厚待士大夫滲漉涵養愈積愈遠一時有位之士知有體國奉法愛民澤物而已一念精白培壽國家之脉源流所逮非止其身

宜乎垂芳襲慶代有顯人呂王韓范重珪疊紱赫奕焜煇衣冠之盛其來尚矣東陽馬公之純慶元間以承議郎主管江東轉運司文字廉平公正克相其長持畫婉婉邁惪維多後六十年當寶祐戊午公之孫光祖清才敏德昭名於時天子鑒其忠使華玉麟晉以書殿恩例眎執政皆殊遇也然其臨民涖事壹是以祖為法越明年春上以陪京之鑰非重臣不可授鈠㮚下鍾山草木惪威衣被卓乎忠定之重来都之

人士歌舞疇昔桐鄉之愛易地皆然爰請運管廨之偏續公而祠焉碧瓦鱗鱗璿題列楹埤基拓岸事不戒而備中元後二日率屬落之起瞻德容豐骨遠臚蒼髯古顏衮衣朱而貌蟬峨也丰儀肅肅可拱而即溯其心君川渟玉韞生發迤邐有衍未艾懿哉因乎喬木之家盛息之祀而驗於感應之理不可誣也公弱冠登隆興進士第與南軒東萊講貫精詳天文地理制度之學靡不洞究為三山汰轄與上官爭是非

民之全活者衆有欲薦公中都官輙遜謝之其介twice

怗退類此喬文惠公行簡葛端獻公洪皆横經執弟
子禮其在鄞時吳居父鎮守有幾日不來春便晚開
盡桃花盖與公唱酬之句石刻尚存公篇章吟詠初
不苦思而意已獨至金陵百詠殆遺藁耳平生著述
如書經中庸大學説周禮隨釋請義春秋編年圖豫
章流芷雜著於家史具載既老世號野亭先生今祠
旁扁揭刻歲月於柱志不忘也先生自資政恩累贈

太子少師祠之興工逮訖事凡日周一甲子其熏華
供設屏龕爼豆悉倣忠宣西山二公之禮或曰先生
昔列屬也往擕之乎曰明道嘗簿正上元矣衙之所
在下風北面可也世無孔子而老眀鄒子惛惛於祈
招此世之所以不古雖然象賢崇德示民知所敬抑
觀風者之先務云旹開慶元年八月旦日朝議大夫
行尚書户部郎中總領淮西江東軍馬錢糧專一報
發御前軍馬文字兼江南東路轉運判官倪垕記

馬公光祖因是祠之建慮香火洒掃之久而怠也乃捐俸餘貿田百畆有竒以歳收之租給其需隷其事於運司主管文字廳歳㑹其羡以俟繕修且刻石祠下

府境諸祠

顔魯公祠在句容縣

魯公祠堂記淳祐二年遂守宛陵愛顔魯公之為人而無能得其像者朋友劉汝進過虎耳山謁其墓而

得之取南豐祠記而讀焉意其若臨川為堂以祠者亦足以表示一方矣後五年知句容縣張君槼以縣圖經見寄載縣東來蘇鄉後顏村有顏尚書塚石龜具在然後知公雖死於蔡州而踰年淮蔡削平贈公司徒謚文忠而盧杞既貶李希烈敗喪斬首獻於朝有詔子頵碩護喪歸葬後顏即虎耳山句容為邑終唐之世惟至德戊戌與上元辛丑以屬昇州真人將作析而二之故其砧基猶𢇁潤州句容縣顏尚書塚

九墳十八墓歲代流易昭穆雜處惟有石人石柱石版墓地雖存而墓誌無在莫克表識是可謂闕典矣自陋巷斷絶顔含師古咸以文名杲卿兄弟皆著風節公字畫遒勁其放生記及府學茅山碑皆為世所貴重晉有卞壼臺城之難父子一門並著忠孝雖非土人其去之三百年著稱一郡豈偶然者故莫易於慷慨殺身莫難於從容就義觀公之志於死而不輕於死亦足以見其處之有道矣夫死生大節也出處

大事也唐之禍始於天寶甚於貞元宋璟張九齡已死李絳裴度未生當是時惟郭子儀陸贄段秀實李泌陽城獮為得人而無救於唐之患徵李勉鄭叔則等救之於前李皐慟於其後則人心之公理絶矣平原失守恨二十四郡無一忠臣至有不識公之嘆十七郡見推歸事肅代遭李輔國元載盧杞不悦南豐所謂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天下一人而已此足以見其為烈而所以處之者未見也初杞聞舌舐先

中丞面矍然下拜而怨已深迨李元平奉使無狀而代之行是一死也而但敕子弟奉家廟撫諸孤四將強相推脅公曰吾兄杲卿守節而死希烈計終不為用拘送蔡州自度必死自為之誌曰此吾殯所是二死也希烈問朝廷羣臣儀式不對積薪於廷欲焚之公怡然笑曰豈受汝誘脅此三死也偽使稱敕從大梁來公罵曰逆賊耳此四死也自言吾且八十至七十六而縊天下望而稱為魯公朝不必廢帛不必賜

其所以立未易言也南豐猶恨其雜出神仙浮圖之說韓愈之外未必可以責人近世名公咎其年高不能勇退此言當為後世發而非所以論公也張君曰此非開人心覺天理為今之職乎所宜表其墓求近居進士高元龜指示其處且忻然協力而立祠於中刻石以補墓上别圖其像作文以侑歲時祭祀云唐有天下兮内政不綱夷狄嫵嫚兮藩方陸梁平原不動兮卒滅范陽淮蔡勃奚兮諸鎮喪亡陋巷有孫兮

甚賢且良志存王室兮一飯敢忘使行宣慰兮其謀不臧矮之賊手兮肆毒虎狼余生在廷兮余死在床忠肝義膽兮其未可量惟昇有縣兮山高水長虎耳名山兮來蘇其鄉卞壼忠孝兮臣子有光兩縣一州兮百世齊芳從容赴義兮厲以自强畏怯觀望兮敢有伏藏鑱石為龜兮祠之於旁蘋蘩以薦兮春秋烝嘗遂初讀句容志見其載顏尚書塚在來蘇鄉後顏村及顏運使牒府歸回苗稅重建祠堂深為魯國公

痛之及讀本傳新舊史皆不載獨門客因亮行狀言

歸葬萬年縣鳳棲原而令狐峘撰公誌在萬年縣舊

原忠臣義士志無不在而地陷中原益可痛悼矣明

年六月中伏日華文閣直學士中大夫提舉江州太

平興國宮德安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户賜紫金魚袋

王遂記并書

一拂先生鄭介公祠讀書清凉寺遂擢甲科因詆新法被謫還鄉日所存唯一拂耳

鄭介公謚議宣教郎太常博士劉靖之議曰謚以官

品得法之常也謚以節行得法之非常也國家以常
者伸義則夫非常者固弗以輕予也三山鄭公死於
宣和官止九品絕興追贈秩視七品肆我主上褒崇
名節風厲來世於是特旨賜謚奉常其可以常書乎
熙寧新法王安石忮忍專欲刼制於上呂惠卿之徒
姦險小人締交於下蔽主誤國忽天誣民元老名儒
蹤擯殆盡鄭公昔師安石思報知已緘書屢進牢不
可反憂憤忠懇圖所目覩述為奏篇使斯民顛連流

離憔悴艱阨之狀畢陳於前而當時椎膚剝髓斂掠不仁之政悉聞於上神考惕然動悟夜寢不寐旦即勅罷其事其事之不便於民者凡十有八責躬求言久旱以雨蓋公是時監門一小吏耳越職冒言至於擅發馬遞甘蹈鼎鑊而不之顧安石由是以去位要君而用事小人環泣上前目公狂夫欲正其罪公復累上書明斥惠卿指為賊本與呂嘉問力辯市易且極論邊兵不已為大不祥羣黨攻之遂罷門局公尋

復取魏徵姚崇宋璟及李林甫楊國忠盧杞等傳迹
在位者所行之事其合於林甫輩而反於姚宋者類
而比之晝一以進感奮激切言無用隱奏入執政大
怒與獄文致公於是有貞陽之行逮元祐初命為泉
州教授元符元年再遷英州崇寧之初既起復停竟
不果敘用以沒公自少刻勵於學書無所不讀而貫
以一理其序自以為上不訣公卿下不原鄉黨水火
可蹈而議論不可回以四方萬里之飽煖為巳之飽

煖四方萬里之欣戚為己之欣戚其志何如哉不幸
逢新法鼎沸之時欲以杯水救輿薪之火精誠貫徹
能使九重之邃洞見幽僻披圖長嘘弊法立變人情
驩呼天意感回吁亦偉矣在英十年陶冶風化俗以
知學文忠蘇公論薦之詞有曰俠以小官觸犯權要
冒死不顧以成直言又曰考其終始出處之大節合
於君子殺身成仁難進易退之誼元祐欲用而未達
紹興追恤而未盡歴七十有餘年乃克議易名之典

豈非勸奬忠直寔我祖宗之家法而天則留之以助今日更化之善意乎然則謚孰為稱曰謚之美者多矣公居之何慊然與其得夫人之所同者孰若得公所自許者之為貴公名俠介夫其字則介云者公生平之所自許者也冠字死謚其義一也先儒有言古之為謚者取於名取於號取於字況在謚法知死必往曰介執一不遷曰介方公書初上固曰陛下觀圖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斬臣宣德門外以正欺君

慢天之罪如稍有所濟亦乞正臣越分言事之刑洎
書再上又曰臣言非耶乞斬臣於衆人之前以塞流
言洶洶之路此可謂不以利害禍福遷其所守死而
必往者矣後之人聞公介然獨立不懼之風其忠氣
義烈千載猶可興起也請謚曰介承議郎行祕書省
著作佐郎兼沂王府小學教授兼權考功郎官李道
傳覆謚議曰故贈朝奉郎鄭公既没九十有六年詔
有司特議其謚公名俠字介夫太常博士謂古者有

取謚於字之義又謂公平生行事合於知死必往執一不遷之法請謚以介按公本從王丞相安石學熙寧中王丞相以政事毒天下公規之不受丞相誘公以利公不為動顧方以區區抱關小吏上疏極言丞相之失且圖所見小民流離困苦之狀自城門附馬遞達銀臺通進司為密急事以奏忠誠懇惻上感天聽上為行其所言十有八事中外竦動王丞相既罷公連上書論呂惠卿姦狀尤切公雖坐此得罪竟坎

坷終其身然百歲之後讀其書想其人凛然生氣如
公之在目也嗚呼可謂介矣抑嘗考公平生所歴盖
自罷監安上門謫英州十有二年遇哲宗即位赦得
還元祐中兩蘇公先後言於朝始除泉州州學教授
秩滿再任以憂去免喪授泉州録事叅軍元符初年
再貶英州後雖復以赦還而終老不復用矣夫介然
特立於衆小人之中其介猶可及也介然特立於衆
君子之中其介不可及也元豐以前元符以後公之

不合固宜當元祐時元臣秉鈞衆正蒲朝起於謫籍起於州縣起於巖穴者盖不可勝數公之犯顏忘身宜在諫官御史之選而再命分教復為糾曹十數年間不出溫陵之境當時任引彙之責者於此不為無憾而公之不肎少屈以求合者至此益可見矣易曰介如石孟子曰柳下恵不以三公易其介公其有焉初臺獄既就呂恵卿議當公大辟神宗曰俠所言非為身也忠誠亦可念豈宜深罪神宗聖明萬無殺直

臣理公每上書輒曰臣言不當乞斬臣首則進言之時公固先以死自處矣非知死必往歟自熙豐至於元祐至於元符至於崇寧宣和時事屢變而公介然如一非執一不遷歟博士議是定謚曰介詳見介公書堂公未第時嘗隨父之官江寧得清涼寺法堂西偏一室閉戶讀書即從學王金陵時也後人名其所為介公讀書堂嘉定之十四年總領商公碩肖公像建祠於此

上梁丈抗疏安上門天下共高其直節讀書清涼寺主人首訪於遺蹤凛生氣之猶存慨故家之無幾乃

即寒齋之舊聿嚴繪像之祠恭惟西塘先生介公學道欲如孔顔事君必惟堯舜官爵非所望豈法科書局之能拘清儉終其身視美食華衣而若浼幾歎旁觀之好著要因所見以為圖留英十年在泉三任雖困死流離之相繼獨剄方勁正之不回嘿予龍期曾止朱塘之水寧憂蛇伏自安寶梵之居貫通神明始終真實再貶於元符而復官于崇寧之後追贈于紹興而賜謚於嘉定之初時自為之屈伸我何有于榮辱鄭公坊裏已表門閭瑞像閣前尚餘屐齒尋書卷酒瓶之地薦寒泉秋菊之盤堂上德容儼萬竹清風之勁稾中奏藁奪列星秋夜之光何妨半山老子之卜鄰更許鐵冠道人之入夢奉使緫領郎中挺然風韻同此襟期當飛芻輓粟之時豈專足食思立懦廉貪之士亦不忘君壯一拂之清高起百年之丈獻不特發此邦之祕亦可占斯道之興爰舉修梁載形善頌拋梁東石頭城揷翠微中先生萬卷高吟處尚憶

寒齋雪衮風拋梁西書堂新傍五雲低想像當年忠義氣碧霄秋日貫晴蜺拋梁南天外三山翠入簷法眼禪師休說法漏殘書卷酒微酣拋梁北坐挹空江烟水綠高風千古照人寒清凉何用瀟瀟竹拋梁上舊閣無人思瑞像使星家近鄭公坊獨立西風懷卓行拋梁下日照朱欄凝碧瓦只將一拂振頹波定有同心來賀厦伏願上梁之後上知所學家有其書抱闕勿畀于小官考槃當明於大義秋風凉殿徒懷江山草樹之悲畫日禪關共作亭檻松篁之想

南軒先生祠 在天禧寺方丈後先生舊讀書處也

重修祠堂記人之生有此心則有此知堯舜之聖此心此知也夫婦之愚無以異於堯舜以天而不以人

則明以人而不以天則昏夫尊賢而賤不肖好善而惡惡此人之本心與生俱生天理之自然也比小人慢君子趨惡而違善此習之而不知人欲之使然也何以言之匹夫信義行於里閭盖有盜賊斂干戈而過其閭者烈婦毅然而不可奪世俗固有立祠宇以奉之者是孰使之天寔為之人心之良知也降周訖孔至孟氏而道統不傳天理幾泯人心日晦由漢而下上下之間莫有任此責者至於宋尊道重德已見

於削平肇造之初人心之善芽蘖此時其後濂溪二程先生出而發聖賢之秘孟氏始得其傳道統於是乎有宗中興以来文公朱先生以身任道開明天心南軒先生張氏文公所敬二先生相與發明以續周程之學於是道學之升如日之升如江海之沛婦人孺子聞先生之名皆知其為賢譬之景星麟鳳不以為瑞者妄人也凡講習之地皆有祠宇崇尚嚴潔足以啓人之敬仰百年之間儒風彬彬豈無自而然獨

金陵天禧寺之側有屋六七楹曰南軒寔先生講習之地想其朝思夕惟參前倚衡天地之運化聖賢之傳授父子講求乎尊君救時之策友朋發揮乎垂世立教之序闕百聖而不遠通萬世而無媿是軒也豈容使之荒蕪而不治惜乎歲久希重道之士日就傾圮甚而春時為游宴之所杲昨贊江淮幕猶扃閉空閣未至若今之狼藉心竊念之告之長而莫我聽近冒闒事欲因舊而增新之比至殆不可舉目於是命

工治葺内外整齊繪先生之像於中使承學之士載瞻祠宇尚想道誼人亡道存如將見之興起良知有躍然不自已者嗚呼閭有當式者墓有當拜者此軒之當新庸非守邦者之責尚冀來者之不忘也繫之辭曰孟氏日遠吾道日昏道之明昏儒之疵醇學焉而疵韓董揚荀自時厥後疵亦靡聞我宋立極曰義與仁敎風德雨太和蒸薰篤生鉅儒濂溪二程文公宣公道學中興伊昔宣公誦學斯軒南軒之名與道

俱尊胡末百年棟宇摧傾今我来斯載瞻載顰亟命匠氏斬然一新有隆斯堂鏘鏘其門像圖惟肖奠位妥神遂使先師不窘暑寒牢醴時薦觴豆序陳豈軒之新軒存敬存礲石琢詞以告後人淳祐三年七月丙子後學杜杲記

忠肅劉公祠在蔣山東菴

淳熙二年府境大旱留守劉公珙賑濟有方民被其惠公去五縣令共繪像祠之於蔣山東菴侍御李公

處全作記資政殿大學士劉公尹建康之明年政治
德洽恩施化行民有父母奠厥攸居江東之人咨嗟
感涕謂自我宋混一區夏縣開寶迄今更牧守幾人
矣若張忠定之明張文懿之静包孝肅之肅傅獻簡
之愛公寔兼之睎兩漢循吏有加焉先是旱潦洊至
歲弗順成民將阻飢公夙宵勤勞罔敢自逸且懲近
世習俗欺誕之弊乃悉具寔以告於上蠲租勸分賑
廪輟漕凡可以惠荒政者咸推行之又慮商賈之或

壅也復請詔上流郡縣毋緼年毋重征苟奉行弗虔
得以禁利聞繇是大江而西巨艦連檣輻輳於東穀
價以平民乃粒食無有轉徙所活盖以百萬計恵澤
旁浹三鄰頼之以免道殣歎息愁恨之聲為易歡謡
休績升聞天子歎嘉亟賜褒詔以倡九牧藏在盟府
公拜手稽首颺言曰允修政謹備以禦水旱加恵于
元元俾得事父母育妻子皆陛下之仁之明幸留聽
臣言故臣得竭其區區效萬分一以出斯民於溝壑

繫天地父母不貲之施臣何力之有焉貪天之功以
為巳力臣寔惡懼故勒琬琰庸侈上賜庶幾激憧吏
之不在民者又以周宣王之事見於雲漢車攻吉日
江漢常武之詩者反復申戒欲使中興復古之盛見
於今日士大夫然後益信服公憂國愛民其心本於
至誠非夸世邀名者昔汲黯使河內河內貧人傷水
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黯以便宜發倉粟以賑貧民
請歸節伏矯制罪武帝雖賢之然終以為戇憨且妄發

不果用先正韓國富公弼自政地以讒出藩其在青
社河朔大水民流京東韓公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
益以官廩營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
水立法簡便而周至活五十萬人募而為兵又萬餘
人或以不善處嫌疑地尤之韓公曰寧以一身易數
十萬人之命不悔也其後韓公卒相仁宗輔政三世
為宋宗臣較之漢武帝所以處汲黯者遠矣公以宥
密之舊望臨一時文能拊衆武能威敵天下所待以

致太平於朞月之間擁樞機坐廟堂為天子經營四
方復兩河歸輿地圖不動聲氣措萬世於泰山之安
公之任也迺今年三月制詔進公觀文殿學士上用
公之意方隆江東之人懼公之歸而不得見也屬邑
五大夫知上元縣趙君公崇知江寧縣趙君伯渙知
溧水縣司馬君偆知溧陽縣周君世修知句容縣朱
君光弼因民之願欲繪公像於蔣山精舍公禁之不
可又相率以書抵處全而告以大畧如此且曰公朝

夕相天子則無一物不被其澤豈惟江東然吾江東之人德公也深不止其身又及其子孫思欲家至而日見之飲食必祝將不獲如都人旦旦望衮衣於衢路也則非留公像不可公雖欲遜善而辭名柰違衆何吾子於公場屋諸生也盍書之處全復於五大夫曰此固公之所甚不欲公誠朝夕且入相布德和令治盛功隆竹帛紀之鼎彝銘之則公之像冠煙閣雲臺之上矣於此乎何有雖然邦人拳拳愛慕之意則

可嘉已其敢辭不名所以褒美政崇大臣褒美政則
臣工勸崇大臣則帝室尊有唐故事也抑千百世之
下歲月猶有考焉請以書於石五大夫皆曰唯乃系
之以詩曰大江之東鍾山石頭虎踞龍蟠帝王之州
行闕峩峩翚鳳鶼鶼其民夥繁事亦浩穰顯允劉公
文武咸宜帝曰欽哉往撫朕師公自湖湘植纛建牙
揚舲東來兵衛無譁公既開藩童耋歡呼剔蠹鋤姦
卹煢撫孤饑饉遣臻公弗遑寧剡章以聞荒政是營

謂昔堯湯水旱莫恕民之毋餒維備先具既蠲賦租
既發貯儲舳艫萬艘銜尾而俱市有餘粟民無菜色
洋洋頌聲載彼阡陌民昔未飽公弗安寢今含哺嬉
公始高枕帝用嘉奬錫公璽書乾文晋如玉音鏗如
明明在上公避不有於赫豐碑光氣衝斗帝御正衙
一日萬機袞職有闕誰其補之金節煌煌行趣公朝
公朝京師四夷寢謀帝曰於戲汝為直儒汝社稷臣
其遂相予公居廟廊明堂孔陽曰都曰俞帝垂衣裳

清廟崇崇㞹后雍雍鼓鐘竽笙告時成功一人萬年

公執魁柄肖貌在堂邦人之慶記成於丁酉之冬而

碑石褊小未及刻明年公薨邦人思之益切謂登峴

首而墮淚者有碑故也住山祖慶既易茲石俾處仝

併書之淳熙八年歲在辛丑四月丙午朔朝奉大夫

李處仝闕

景定建康志卷三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景定建康志卷三十二至三十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沈孫踵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張曾炳

謄錄監生臣陳燦

景定建康志卷三十二

宋 周應合 撰

儒學志五

貢士

解額

晉元帝初制揚州歲舉二人先是以兵亂務存慰悅遠方孝秀到不策試普皆除署至是帝申明舊制皆令試經有不中舉者制刺史太守免官太興三年孝秀多不敢行到者託疾

宋制丹陽郡歲舉二人凡州秀才郡孝廉至皆策試天子或親臨之及公卿所舉皆屬

於吏部序才銓用凡舉得失各有賞罰失者其人直加禁錮年月多少隨辜議制武帝為晉相國時嘗申明舊制依舊策試

隋制蔣州歲貢三人

唐制昇州歲貢三人有才能者無常數

本朝中興初建康府解額一十名紹興二十六年增為一十一名紹興通用貢舉格建康府解額一十人及準紹興二十六年二月七日指揮節文西北流寓東南可將二十三年各州土著進士終場人數計若干取一人謂如某州解一千人就試終場一百人解一人之類當年解就試流寓終場人數每多土著人分數即添解一人或零分流寓人少去處依土著人十分為

率三分亦解一人謂如土著人每百人解一人其流寓人就試零三十人以上亦解一人之類若以後解秋試人多不得過二十六年所取人數續據鄉貢進士李伊等四十二名狀乞將流寓土著士人紐與二十六年二月七日指揮混試本府取放一十一名本府遂申尚書省并禮部乞賜施行回準省劄指揮節文尋行下國子監勘當得本府所申既流寓人與土著人混試逐舉取放一十一人劄付本府照應端平元年守臣奏以建康行闕之重請比臨安府恩例特與增添解額八月十日奉聖旨建康府解額特增兩名共以一十三名為額

貢院

建康府貢院在青溪之南秦淮之北即蔡侍郎寬夫宅舊址也乾道四年留守史公正志建紹熈三年留守余公端禮修而廣之嘉定十六年端禮之子嶸為守撤而新之陳公天麟楊公萬里嘗為記

重修貢院記古者自京師至於鄉邑皆有學自秀士至於進士然後官使之攷王制之所載士未始不出於學也後世學校科舉之法並行以學校養士而以科舉取士養之取之各異其所舉試州里拔其尤者

與計偕又羣試於春官故自京師至於郡國莫不有
取士之所焉士方集有司設案主司而下下堂再拜
焚香肅士就位則禮闈之設雖近沿唐制亦所以貴
進士之科而不敢苟也於古何戾哉建業多士異材
輩出曩有魁羣儒首異科而為名公卿者項背相望
也故其後子弟益自勉應三歲之詔者常數千百人
兵興百事鹵莽有司不暇治屋廬以待進士始奪浮
圖黃冠之居而寓焉郡凡幾守率置不問或告之則

曰此非吾之所急也史侯自天官貳卿出鎮之明年諸生以是為請而其故基為閭閻營舍者四十年矣侯慨然念之指地而易其居捐金而償其遷築之費取羨餘之木為屋百有十楹遣它郡潦傷民流移江上侯因募之使食其力不足則助以廂卒經始於季夏中休竟事於中元是歲乾道四年也面秦淮接青谿挹方山氣象雄秀侯集賔客而落其成揖諸生而告之以進德脩業之方薦紳韋布之士作為歌詩以

賛其善且曰侯於吾建業之士至矣願求文以識其功侯因以屬予予為之言曰世之為吏非通材不濟也欲興利起廢無經畫於事之先則縮朒而不敢為不然則不卹財之匱民之勤而惟吾有司之事是集是亦安取於吏也侯通儒也於書無所不讀於天下之事無所不悉故是舉也國人不及知而辦於咄嗟之頃其它撥煩濟劇率稱是其與覈寔而浮名飾外而遺中本末首尾衡決倒植而興學校益庖廩謂之

崇儒證辭於民則曰獨柰何厲我勤是不急為者其當戾何如也於戲侯亦賢矣哉自兹取巍科登顯仕追迹耆舊皆侯賜也建業之士勉之侯名正志字志道丹陽人十一月旦左朝散郎充敷文閣待制知鎮江軍府事宣城陳天麟記左承議郎通判建康府事姑蘇嚴焕書左朝請郎直顯謨閣權發遣江南東路計度轉運副使公事浚儀趙彦端書額

又記金陵六朝之故國也有孫仲謀宋武丈之遺烈

故其俗毅且英有王茂弘謝安石之餘風故其士清以邁有鍾山石城之形勝故其地為古今之雄盛有長江秦淮之天險故其勢扼南北之要衝地大才傑而官府事物獨庳且隘顧可謂稱矧是澤宮古以擇士公卿大夫是之自出而為屋才百其楹歲陏月隤至者千人項背駢累至緯葮為廬架以蒼筤雨風驟至傴僂蔽遮僅全文夲紹熈二年春三衢余公自刑部尚書除煥章閣直學士寔來居守幕府肇啓一新

百為劬躬疚懐于夙于夜仁聲義貫允洽甿庶文令
武競兵戎載肅靡政不葺靡敝不革孚於九郡水
順雪釋一日庠序諸生秦晉等充庭果以為請公即
命駕率屬往而相攸則見藩拔級夷棟折榱傾廩廩
將壓顧謂治中廖君俣曰斯邦斯士而延以斯廬不
湫隘否不簡陋否其宜稱否迺徹厥舊迺圖斯新意
匠是斷畫堵是度棟宇崇崇柱桷奕奕率眡舊貫盖
四之一考官有舍揖士有堂爰廊四廡爰拱二掖可

案可几可研可席堂之北堧中闌以南前後俎墻内外有閑自闌之表緘封之司寫書之官是正之員左次右局不淆不併會為門闔啟閉維時職誰何者於此攸宅凡二百一十有二楹自堂徂庭自庭徂門自門徂裔皆甓其地士之集者霽則不埃霖則不淖經始於是歲冬十一月八日明年春二月廿三日落之其費凡為緡錢一萬一千為米斛六百木一萬一千章竹一萬四千箇甓瓬瓦六十萬三千枚云公屬予記

其役予諗於諸生曰公之於諸君不薄矣今兹歳當大比諸君徠試于斯盍亦觙長江以為泓操三山以為觚以寫胷中王謝康濟之長策以答鍾山草堂之英靈毋抗毋訣毋諛毋憮以毋負余公延竚之至意公名端禮字處恭中奉大夫直龍圖閣權江南東路計度轉運副使廬陵楊萬里記并書

轉運司貢院舊皆寓試僧寺嘉定九年真文忠公德秀始建貢院于青溪之西是歳習菴陳塤首冠漕闈明年為禮部進士第一　常平

提舉李道傳為記

初建貢院記國朝之制諸路置使按察各有職掌轉運使最先置所掌最多提舉學事既省又兼掌學校貢舉事閒三歲詔諸州各試其士升之禮部士與為吏者親嫌則偕已仕而鎖其廳者試於轉運司江東地大人衆才雋間出數十年間由轉運司之試擢高科登貴仕者數數有之顧試院未克立每寓於浮屠者之宫庳隘弗肅有司患焉前使者汲郡孟侯猷始

度地於建康府城之東南隅廬陵胡侯槻以總領財賦兼攝使事稍儲錢以俟費它未皇也嘉定八年秘閣脩撰建安真侯德秀為副使至則曰是不可以不成于是相其陰陽正位南鄉築而增之其崇五尺背負鍾山前直長干清溪環流秦淮旁注寛閒爽塏不僻不囂於校文論士為宜九年三月戊寅命工興事二十日而堂成又十日而聽事成修廊繩直表裏相望外而羣執事之吏各有役局七月丁夘工告訖事

侯謂道傳盡記之道傳竊惟近世取士之制每不如
古專尚詞章而德行道藝之實喪多為文法而廉恥
禮遜之節壞世人病之學廢而詞益下俗澆而網益
密雖上之人亦竊病焉捷其徑以誘之於前艱其門
以塞之於後使為士者棄鄉井走道路無復懐寳待
賈之意又識者所深病也學古行道之君子思救其
弊考古之意酌今之宜使教學興風俗厚賢才出治
功著其規模條目本末先後必有可言者然豈有司

所得為哉若夫合圓冠方屨之士以校其藝曾無定處而反託於異教之廬事益茍名益不正此則有司所得為者是役也侯蓋為所得為而已學古行道侯之素志所謂考古之意酌今之宜以救歷世之弊者其必慨然於此矣夫豈特以髙科貴仕望江東之士哉侯正色立朝風采聞於四方奉命出使專以激濁揚清洗寃澤物為已任歲適大饑民頼以全活者不可數計斥燕饋削浮冗獨以餘力克輿是役材無強

賈庸必厚給田里不知州縣不與是皆足書道傳既承侯命因推古者取士之意平日所望於侯者備論焉院為屋餘百五十楹錢以緡計者萬四千有奇董其役者主管文字趙與悊嘉定九年七月日朝散郎提舉江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李道傳記寶謨閣直學士中大夫知池州軍州兼管内勸農營田使鄒應龍書端明殿學士正議大夫簽書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曾從龍篆額

府學贐送規約契勘本郡士子率多清貧每當賔興上南宮者以裝齎為苦今學校創置房緡專充贐送條具如右贐送數目並月銅錢

一置到房廊各有赤契及總簿該載

一收到僦錢專委直學一員拘榷别項樁管如遇官放須契勘所放日分等第錢數月終轉結簿歴取兩教授花押

一贐送鄉舉發解各五十千免解者半監漕國子發解

各二十千免解者半武舉發解各二十千免解者半宗子應舉發解宗學發解各二十千鎖應十五千取應減半過省各二百千自太學過省及舍法免省者半武舉過省各一百千自武舉過省及舍法免省者半宗子應舉過省宗學過省舍法免省各四十千鎖應三十千取應減半補入太學各一百千入武學者半入宗學者又半

一本學贐送貢士係於使府勸駕後一日就公堂設醴

面致贐金庶無減尅之弊

一此項錢専為贐送本府士人唯特恩人不送試入前名賜出身照過省例續送如有時官流寓宗室過往舉人並不支送

一已受贐禮人因事不能成行或至中塗而旋者並將元錢回納如果執留中府拘理或身到行在寔有事故不能入試仰同赴試人保明免行回納

一置到房廊或有損壞即支本色錢脩造明置文歴不

許虛破

右具如前永宜遵守事力未裕姑立大綱增廣前規尤有望於來者

記云金陵大都會六朝風流未遠我宋淑人心以道德翕然盡歸醇厚中興南渡天蹕駐臨行闕占羗龍盤增秀光涵玉井瑞產金蓮距今百年人物㝛盛魁杓聯耀益大彰明端平初元皇上上嘉惠陪京增貢士額登名天府者十三人嘉熙改元諸生請援京師例

到省郡復上其事於朝尅奏朝騰俞音夕播士鳶飛魚躍莫不舒翹揚英奮迅功名之會郡教姑孰陶公熾誘掖後進以明道書堂撥入歳租易金市屋日僦月儲為貢士資既而盱江孔公聖義同掌教席相與翼其成與計偕者遣送雖各有差踏梅江岸觀國之光皆得以壯行色春風橐籥吹嘘成就者為多是舉也真鄉邦無窮盛事嘉熙改元十一月朔郡人從政郎宜差充蘄州州學教授吳戭記

本府勸駕於貢院揭名一月後就設廳開鹿鳴宴凡本府新舊文武舉及漕司新舉人皆預焉津送有差

本府正請士人每員送十七界會子三十貫文折緑襴過省見錢一十貫文七十八陌酒四瓶兎毫筆一十枝試卷劄紙四十幅點心折十七界會子一十貫酒一瓶特送十七界會子一千貫文

江東漕司正請官員士人除漕司津送外本府每員送十七界會子三十貫折緑襴過省見錢一十貫七十八

陌酒四瓶兎毫筆一十枝試巻劄紙四十幅點心折十

七界會子一十貫酒一瓶

淮郡附試正請士人每員送十七界會子三十貫折緑

襴過省見錢一十貫七十八陌酒四瓶兎毫筆一十枝

試巻劄紙四十幅點心折十七界會子一十貫酒一瓶

特送十七界會子二百五十貫文

本府免解士人每員送十七界會子二十貫府學前廊增十貫

酒二瓶點心折十七界會子一十貫酒一瓶特送十七

界會子五百貫文
淮郡免解士人每員送十七界會子二十貫酒二瓶點
心折十七界會子一十貫酒一瓶特送十七界會子二
百五十貫文
重建建康府貢院大使馬公先祖任內建康府貢院
在清溪之南創於紹興初年脩於嘉定癸未自後率
三歲一葺因陋就簡牽補目前試已則借占躪踐靡
所不有殆弗止撤藩籬毀薪木而已屋既傾欹地又

甲濕懍乎有覆壓之虞咸淳丁夘詔歲大使親即其所爰究爰度悉命撤而新之鳩工聚材築基崇址宏壯爽塏視昔逕庭廳事之後為堂三間扁曰衡鑑翼以考官位次薇堦蓮沼前後相輝供帳什物百爾具備試場舊止四廡衆以為隘乃即西偏闢地數百弓添刱兩廡為屋共二百九十四間庖湢守視之所罔不整潔又倣金華諸郡例置長卓釘柱間闌三門以来多士中門之外設彌封交卷謄録對讀所各有司

存井然不紊棟宇翬飛與正廳埒始置鎖鑰屬府學董之規模於是乎詳密矣自是年四月日興工訖五月竣事不月而成民不知役共縻錢十八界一十三萬三千八百九十五貫有奇米一千五百五十石他物從官給者不與焉右史馮公夢得為之記云

皇帝嗣位越三年二月初吉詔天下郡國以士來貢若曰宋德當天奎聚五緯文明景運實此乎開維兹歲行適合維予一人祗見先聖闡道立教聿興斯文

維躬用勸維爾多士懋旃於是建康府新作貢院成
留守大制使觀文馬公以書諗夢得曰維此文闈乾
道立之紹熙闢之嘉定葺之今又四十有五年每蒞
校比有司取具目前猿狙之杙侏儒之柱苫盖檝揭
謂是則苟而可光屋岌岌不任風雨墊隘湫底爂氣
弗集笈負而至者外揵内韄傀焉懼賈躓之及殆非
所以使之斂羽翮而吐鏗轟也以吾為守長於斯而
是之弗慮弗圖毋已闕乎乃鳩工慮材培畢而崇拓

隘而廣規畫褰舉再閱月亟潰於成而人未始知有役國家之賢才自出多士之氣數攸關可無文字以覺久遠子盍為我記諸夢得嘗考賔貢之制自周迄唐其意寖以荒失未嘗不慨古之士貴以肆而後世之士不然也夫賔士以禮而鄉射行焉所謂揖讓而升下而飲其雍容和衎之氣象何如我逮至東縛檢約圍棘重重寒廡单席如唐人所云者則偪介已甚於古意無復彷彿矣我朝以儒立國三歲大比攷其

德行道義之法雖未能純用周制而興賢興能使長
使治其意亦何以異於周六飛渡江王氣聚於東南
而金陵首當其會蹕駐馬地載神氣風霆流形采
芑新田潤澤豐美是開中興以來無窮之用聖天子
垂意文治烝我髦畯制詔一下遐不作人業業陪都
視周豐鎬所謂庶物馮生文武之德有衍未艾也居
留重臣用克知於德意共明命而厚同氣有開必先
夫豈偶然前五十年文忠真公將指轉輸始作漕貢

院於是邦越明年即有冠南宮者維馬公之學源流真氏故知所崇尚類如此昇本多奇士加之以新大之會扶揺天飛志氣固應倍百嘉定數闈得士之盛吾知其殆有過之公三至玉麟十年之間揆教舊衛興補潤賴之績不可選紀而於是役尤汲汲馬公之盛心葢可知矣夢得於授簡之辱用次第其説以筆受而不復以不文辭若夫山川之美方隅之吉面勢之宜舊記具馬不書役用材植金穀幾何非見屬之

大指亦不書公在先朝嘗貳樞庭名字系出天下盡
知之學士大夫尊之皆曰裕齋先生云是歳為咸淳
三年四月甲子朝散大夫太府少卿兼權直舍人院
權直學士院兼侍立修注官馮夢得記朝散大夫新
除軍器少監兼權國子司業兼權直舍人院兼崇獻
府教授林應炎書并篆蓋

進士題名

慶歴二年　　張識　　張諮

熙寧九年　楊之道　巫鉞
江適道　潘溫之
紹聖元年畢漸榜　許之美
崇寧五年上舍及第　余臬　蔡敦禮
崇寧五年蔡薿榜　宋昇　秦濟
大觀元年上舍及第　段拂
大觀二年上舍及第　霍廸
政和二年莫儔榜　俞迎　朱天任

錢時敏

政和四年上舍及第
陳鶚

政和五年何㮚榜
秦檜　范同

政和八年嘉王榜
朱端彦　朱虙

徐時升

宣和三年何㮚榜
魏良臣　朱元佐

陳秉成　鍾大方

宣和六年沈晦榜
何若　秦梓

建炎二年李易榜
錢周材　吳㝠
王絳　戴巽
李朝正　趙震
張士襄

紹興二年張九成榜
潘祺

紹興五年任應成榜
王綸　朱端禀

紹興八年黃公度榜
巫孝立　鮑同
巫伋

紹興十二年陳誠之榜

秦熺本第一甲第一人為宰臣辭免降充第二人為係省試上十人合升甲與還第一人恩例

秦昌時　秦昌齡

苗昌言　江漢

魏元若

紹興十五年劉章榜

李珵

紹興十八年王佐榜

魏師遜　鍾離松

周彥　江賓王

鮑慎履

紹興二十一年趙逵榜　湯彥升　巫孝恭

莊震

紹興二十四年張孝祥榜　秦塤第一甲第三人為係兩府親屬依第一人恩例

秦焞　秦熇

葛揆　趙公彬

紹興二十七年王十朋榜　陳自修

乾道二年蕭國梁榜　李機

乾道五年鄭僑榜　劉焯　沈鑑

乾道八年黄定榜　錢閎　夏融

淳熙五年姚頴榜　梁文恭　張衡

淳熙八年黄由榜　張逢辰　吴柔勝

何掞

紹熙元年余復榜　劉樞　戴錡

耿戡

紹熙四年陳亮榜　孔盖　李巖

李大同　李琦

李秀寔

慶元五年曾從龍榜　汪瀛

嘉泰二年傅行簡榜　卞伯光　成澐

胡景愈　鄭震

嘉泰三年上舍及第　衛熺

嘉定四年趙建大榜　王晉　鄭南

王遠

嘉定七年袁甫榜　吳淵　朱應龍

潘彙征　李㭬

嘉定十年　狀元吳潛

嘉定十三年劉渭榜　楊成大　沈先庚

嘉定十五年上舍及第　許思齊

嘉定十六年蔣重珍榜

紹定五年　元宗興

嘉熙二年　陳㷀

淳祐元年　胡景龍　吳𧸘潛

淳祐四年 卞文顯

淳祐七年 吴琪 包秀實

陳晟 陳昂

淳祐十年 洪心會 吴慶龍

傅文振 李鋆

寶祐元年 潘孜

寶祐四年文天祥榜 吴景伯 李仲龍

朱文德 吴璞

開慶元年

張震龍　朱紹遠

平天祐

景定建康志卷三十二